



藍雪櫃助人鏈漪 激起

佐敦吳松街近南京街有一所曲棍球訓練中心。自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，小朋友前來練習時嘻嘻哈哈的笑聲愈來愈少，加上疫情反覆，店舖相繼結業，街上更顯冷清。直至去年 11 月中，一個被棄置在垃圾站的雪櫃改變了情況。

雪櫃原本屬於附近一名街坊。他因新冠肺炎疫情失業，要遷離舊居；雪櫃搬到垃圾站，輾轉落到曲棍球中心負責人簡仲文（Ahmed Khan）手裡。經徹底清潔消毒、再髹上藍色油漆，雪櫃被賦予新使命：社區共享物資站。

BLUE FRIDGE

取你所需 送你所想

「藍雪櫃」，一個沒有插上電源的雪櫃，卻擺放着林林種種的生活所需。訪問當天早上，短短十數分鐘內，有街坊從這個藍雪櫃拿取口罩，又有一名女士拉着買鏟車到來，然後把帶來的餅乾、麵食放到雪櫃裡去。除了口罩，「藍雪櫃」還會放置餅乾、即食麵等食物，免費讓有需要的人取用。

「其實『藍雪櫃』運作首天，整整四、五小時也沒有人取走物資，可能大家介意別人的目光，怕尷尬。之後相熟的垃圾站主管介紹工人拿取口罩，我的女兒又在 Facebook 寫了『藍雪櫃』的事，引起外界注意，還吸引記者前來採訪，才愈來愈多人前來『藍雪櫃』領物資和捐物資。」

雪櫃上「取你所需，送你所想」八個大字，簡單道出簡仲文的理念。「我不介意大家每次拿取多少物資，我只擔心是否所有人打開雪櫃時，都能夠拿到所需要的東西。」

「藍雪櫃」除了是社區共享物資站，更成為眾人的溝通橋樑：「試過有長者取用較多東西，細問之下，才知道他是替不良於行的鄰居代領，了解過後，我們直接把乾糧和防疫物資給他，再轉交予有需要的街坊。」



「藍雪櫃」啟發自《麥路人》

早於疫情初期，簡仲文已有共享物資的構思，只是苦於不知如何執行；直至看了探討露宿者議題的電影《麥路人》，從中得到啟發，「藍雪櫃」計劃逐漸成形。

與電影橋段一樣，現實中「光顧」社區雪櫃的不乏流落街頭的人。「曾有一名露宿者呆站在『藍雪櫃』良久，我跟他說即管拿取需要的東西，他卻告訴我：『我很久沒打開雪櫃了。』」當時剛巧有兩名捐贈者在場，三人看着這位露宿者拿取物資後離開的背影，眼泛淚光。

另一位不到 40 歲的男士亦教簡仲文留下深刻印象。「他因疫情而失業、被迫露宿街頭，每周到『藍雪櫃』領取食物一次。我每次趁機會跟他談天，表達關心。某天，他突然向我說以後不來了，讓我嚇了一跳，以為他身體有毛病。傾談下才知道他覓得一份兼職，所以不用領免費物資了。」

言談之間，這位男士向簡仲文透露想過輕生，幸好「藍雪櫃」讓他得到溫飽，而且有機會與別人聊天，稍稍紓懷，才沒有做出傻事。走過低潮，這位男士現在仍有到訪「藍雪櫃」，只是角色轉變成捐贈者，幫助同路人。



取物資的人也要有尊嚴

「藍雪櫃」盛載的並非全是好人好事。不到半年間，不下一次傳出有人濫取物資，甚至破壞雪櫃，但簡仲文未感挫敗灰心，亦不想加設密碼鎖，杜絕濫用，只因他相信「取物資的人也要有尊嚴」。

設立「藍雪櫃」之前，簡仲文曾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派飯。他形容兩者相比，前者的角色較為被動，因為不知物資何時耗盡；可幸的是，經傳媒廣泛報道後，捐贈者愈來愈多。

「藍雪櫃」所在的油尖旺區，有不少信奉伊斯蘭教的非華裔人士聚居，簡仲文特別在「藍雪櫃」放置沒有豬肉成分的食品，讓他們吃得放心。本身擁有一半巴基斯坦血統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簡仲文，強調「藍雪櫃」屬於所有人，反對標籤多元文化背景人士，將他們與「援助」劃上等號：「為何要區分如何幫助『這類人』、『那類人』？如果社會公平，根本不需要這種想法。」

喚醒大眾 關心身邊的人

簡仲文慨嘆，香港社會就如一棵蘋果樹，沒有能力的人只能站在樹下，等待蘋果掉落；稍有能力的人會爬梯採摘；能力再高的人更會出動機械收割，「為何沒有人想到留下一些蘋果，讓它們跌進泥土，等待種子發芽，長出更多蘋果來？」

除了吳松街之外，簡仲文在渡船街亦放置了另一個「藍雪櫃」，但他坦言希望經濟不要再差，毋須再添新雪櫃。他期望兩個「藍雪櫃」能夠起示範作用，喚醒大眾多關心社區。「就算擺放了共享物資雪櫃，也不代表那個社區有愛。雪櫃是死物，更重要的是人心，大家自發關心身邊人的需要。」

「你把石頭丟進一池死水，漣漪會一直向四周散開，但最終亦可能回到自己所在之地。我希望『藍雪櫃』帶來這種漣漪效果，鼓勵更多人在自己的社區多做一點。」

有人說「施比受更有福」，但從「藍雪櫃」這個物資共享計劃的經驗來看，說「施與受皆有所得」或許更合適。

